

■工友情怀

黑白无常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最有名的鬼差。专职缉拿鬼魂、协助赏善罚恶。在我们煤矿千尺井下，也有这么一对儿“黑白无常”。

“黑白无常”是我们采煤队长老程的师傅，在井下工作22年了。今年四十有九，足以与包公媲美的皮肤，整天耷拉着一张“阶级斗争”的脸，左边从嘴角到眼角的伤疤，训斥人的时候，凸起老高，让人感觉有些“冷”。“白无常”煤校毕业，刚过而立之年，白色的皮肤，瘦高个，平时不苟言笑，可是冲你微笑的时候，也是你要“倒霉”的时候。这二人珠联璧合，每天都在千尺井下捉拿“违章鬼”。

记得我刚到井下工作，一天夜班。我在底弯道往掌子面下山放空矿车的时候，一时找不到车销子，旁边有一根两米多长的八号铁丝，便索性用八号铁丝弯成四股把两个矿车连上，放到了掌子面。谁知刚到掌子面，“黑无常”拿着一只铁销子疾步走了过来，大声喝道：“刚才谁放的车！怎么没插销子？不要命啦——”

“我……”我只好沮丧地低着头说。真倒霉，本以为今晚他不会来下井，因为昨天他升井时闹尾发炎，疼得直出汗。没想到他竟然又来下井了。

“违章操作，按规定罚款100元。”“黑无常”语言锋利，不容置疑。

“不至于吧，又没有出事故……再说小周又是新来的，算了吧。”队长老程见状，在一旁为我解围。

“啥？亏你还是队长。”这时候，“黑无常”招呼我和队长来到用铁丝连到一起的两个矿车之间，用车销子敲着矿车大车道，“你们俩睁开瞎眼瞅瞅……”



千尺井下的黑白无常

□周脉明 文/图

“啊……”我一瞅，四股八号铁丝竟然折了三股……我的后背不由得冒出了冷汗。老程冲我瞪了一眼：“不挣气的玩意儿。”

升井后，我赶紧交了罚款。从此后，我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。

去年全矿“大干红五月”劳动竞赛。掌子面各个采煤队争先恐后出煤。一天下井后，我们刚刚采了两刀煤。

这时候，“白无常”从掌子面外径直走到老程面前：“嘿，程大哥，掌子面压力大，我看应该停下来维护一下，不然出事就是大事。”

“虽然你是煤校毕业的，可是我们大老采也不是吃干饭的，掌子面没问题。”老程斜了一眼“白无常”，满不在乎。

“嘿，程大哥，我说停产就得停产。我懂矿工的生命比产量重要，我井上矿工们的爹娘、妻子、儿女比煤炭产量重要。”

“别给我讲大道理，耽误我出煤，找你算账！”

“你……如果你不停工维护掌子面安全，除非你从我身上踏过去。”“白无常”挡在程班长面前，不让他往掌子面里走。

老程冲我和旁边一位矿工道：“小周、柱子，把这小子给我摁住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”

我和柱子刚把“白无常”摁住，忽然外面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：“我看谁敢！真是无法无天了。”

原来是“黑无常”。他铁青着脸，快步走到老程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道：“小程子，你别给脸不要，掌子面20多号人的生命你负不起责任！停产维护掌子面……”

“黑无常”原来是我们的采煤队长，十年前因为一次违章作业，造成冒顶事故。腮帮子被砸骨折，受到处分后，自愿到安检科成了一名安检员。对于安全隐患，他是眼里揉不得沙子，矿长都敬他几分。除了“黑无常”这个绰号外，大家还叫他“包黑炭”。老程曾经是他的徒弟，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我们掌子面有这“黑白无常”把守着，十多年来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。当然我们班的煤炭产量也没有落下过，始终是我们矿的重点采煤队。而“黑白无常”连续多年获得我们集团公司的“安全标兵”“安全先进个人”等荣誉称号。



不少，明年这个时候，就可以还上了。”

从学校毕业后，我很快就有了工作，终于谈上了一场恋爱。那次回老家，50多岁的父亲郑重地把一万元钱捧在手里，对我说：“儿子，你也要成家了，爸没能为你留什么家产，这钱就是我和你妈给你准备结婚用的，只能表达一下我们做父母的心意，如果不够，以后再补上，爸爸还没有老，那些砖，我还搬得动。”

又过了两年，那是有了儿子之后。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父亲身体不舒服。我撇下电话，急匆匆赶回家。看到

考古人的真性情

——读郑嘉励《考古者说》

□刘敬

毋庸置疑，考古作为一门科学，自有其完整、严密的方法论，既需大胆推测，亦需小心求证。但，就专业角度而言，相较于金融、法律、会计等寻常百姓所耳熟能详的门类，考古终似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，遥远而模糊，有一种“不食人间烟火”的“高冷范儿”，甚而被诋化为“专挖人家祖坟”的“缺德”行当儿……

面对误解、诘难和质疑，身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文博博物馆学兼职教授的郑嘉励，自然有话要说。好在他的这一份“话语权”并非以严肃枯燥、刻板冷冰的考古报告、学术论文的形式强加于人，反是融炽热的家国情怀与浓烈的科考兴趣为一体，以“自由徜徉于人生的存在与死亡之间，尽情体验生活的充实与虚无”的学者型散文面目夺人眼球——《考古者说》的新鲜“出土”即是明证。

“我这考古工作吧，上班也就等于上坟。”此言甫一出口，闻者皆乐呵不已。但作为一线考古领队、常年扎根田野的实力派专家，郑嘉励表明的是自己的态度，貌似戏言，实为自嘲；貌似调侃，实为坦陈——“寻墓”“语石”“读城”“格物”，四辑随笔作品，在严谨的学术性面容下，悄然立着的是活泼的文艺性内核。作者每每站在历史的第一现场，把脉古人之悲欣哀乐、喜怒忧惧，复以犀利而柔和的目光，从层层叠叠的时光尘埃中，矢志探寻、发掘、抢救并保护厚重的历史文化。作者坦言，“读书，指引我在田野中发现问题；行路，确保我写出别人笔下所没有的文字。”全书文字，皆围绕“古代物事”这一“圆心”，以直接生活经验来构筑，并由田野、读书、考古、历史与个人情感、学术感悟等糅合而成，平易中见生动，趣谈中见思考，简劲中见学问，冲淡中见温情……

诚如作者所言，考古这工作，“既不特别伟大，也不特别古怪”，而考古者亦绝非那些《盗墓笔记》读多了的人所理解的具有奇炫耀目的机关身手，时时处处置身于惊心动魄的危险情境中。实际上，作者所从事的田野考古也分为两类，那种为解决特定学术目标而主动开展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并不多，而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，如“高速公路通往哪里，铁路建至何方，开发区的大工程，均可能涉及地下埋藏的古遗址、古墓葬，于是到处救火”的经历却占十之八九，每至一处，“少则待数月，多则半年以上，租住老乡民房，像极了庄稼汉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歇，与农民工同进共出，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和遥远渺茫的古代之间的缝隙中，战斗于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最前线”，近于枯燥乏味的背后，却是自发的热爱，是一颗滚烫的责任心，是无怨无悔的执著与奉献。

考古是人民的事业。作者强调：“乡土文物，尤其是公共建筑，比如古塔、桥梁、驿道、宋祠，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地标，凝结着几代人的记忆和情感，是深藏于人心的家园符号和象征。对文物的破坏，表面上看，只是毁坏一些老旧的东西，其实，摧毁了一个社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，毁灭了人们心中共同的美好情感。”是的，一器一物，虽无语无声，然而，在考古者的眼中，一城一池，皆有历史渊源；一亭一桥，皆见智慧创造；一砖一瓦，皆蕴民俗文化；一纸一笔，皆溢故人情怀……重回现场，去见证那“极有思想张力的意象，连接着生与死，存在与虚无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”的古墓葬，去感受那“程式化的墓葬背后，庞大的观念世界，无尽的生死悲欢”，无疑是“善莫大焉”，既增人智慧，又滋人性情；既教人警省，又促人思悟……

书海掠影



我，父亲先是喜出望外，继而又皱起眉头，对着母亲说：“叫你不要打电话，你偏要让孩子回来，我只是点小毛病，扛一扛就会过去了……”

父亲说话时，喘着粗气，我心疼地看也不看他，指着儿子对他嚷着说：“爸，你看你的孙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还不服老，你为你还是二十岁的小伙子吗？”

看着小孙子，父亲摸了摸自己的白发，笑了。

可父亲没有笑多久，取而代之的就是我的眼泪。父亲被诊断出晚期癌症，不久就走了。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62岁。他的老年，我是一辈子也等不到了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家庭相册

等不到父亲的老

□钱永广 文/图

小时候，我看父亲，个子高大、身体壮硕、魁梧。在我印象中，父亲的力气无人能敌，而且总也使不完。那时的他，就是家里的一座山，让我仰望。

身强力壮的父亲不会老，在年幼的我眼里，他可以举起晒谷场上200斤重的大石碾子，可以轻松地把高高地举过头顶，可以肩挑200斤重的担子连续走上十多里山路。是啊，这样的男人，怎么会老呢？

童年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转眼，哥哥就到了结婚的年龄。可家里还没有一座像样的房子。没有房子，谁家的姑娘愿意嫁人？为了给哥哥娶上媳妇，那些日子，父亲突然像是老了许多，他只得去了一个工地打工挣钱，其实就是搬砖头，卖苦力。

高一那年暑假，我从学校回来，父亲特地从工地赶到车站来接我。在车站，看到父亲黑了许多，也瘦了许多，可让我奇怪的是，父亲的头发曾是银白相间，这一次看上去却黑了。看到我，他笑了笑，一把提起我重重的箱

子，像是提起一片树叶那样轻松，径直把我甩在后面，只顾自己在前面飞奔。

我三步并作两步，气喘吁吁追了上去。正值盛夏，我见他的额头浸满了汗珠。我像妈一样训斥他：“天太热，你不能在家呆着？”他憨笑：“爸身体壮，有的是力气，这点热奈何不了我。”

后来，还是母亲告诉了我，爸爸那头发是染黑的，他不想让自己在孩子面前像一个小老头。

我怔了怔，心想，父亲原来也怕人啊。

我上高三那年，哥哥结婚了，我家终于建起了四间大瓦房。为了建造四间大瓦房，从田地到工地，父亲吃的苦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。我只知道，父亲每次递给我生活费时，他的腰板挺得比谁都直。

又一年，我考上大学，为了让我按时报名入学，父亲领着我一家一家去借学费。由于长年劳累，父亲的腰已佝偻如弓，为了让借钱的人放心，他笑着说：“我还年轻，我在工地挣的钱也